



(日) 笹沢左保 著

吴晓玲 刘满贵 译

血海迷舟

群众出版社

963564

I313.45
28834

血海迷舟

(日) 笹沢左保 著
吴晓玲 刘满贵 译

群众出版社

1992年·北京



F04980

(京)新登字093号

版式设计：祝燕君

责任校对：周志红

血海迷舟

(日) 笹沢左保 著

吴晓玲 刘满贵 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25印张 131千字 插页：2

1992年 9月第1版 1992年 9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14-0865-3/I·282 定价：3.60元

印数：00001—10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冲绳近海火光冲天，一艘2000吨货轮顷刻间被大海吞没……

协信海上火灾保险公司职员草野，听到“第一内外丸”沉没的消息，大吃一惊，悲从中来。“第一内外丸”上有他唯一的亲人——弟弟义孝。

为了亲人，草野决定亲自调查这起海难事故。巴克斯·特莱第克有限公司派来慰问死难者家属的红衣女人、神保幸四郎的神秘死亡、义孝照片的重新出现……一系列奇怪事情的发生，使草野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事故真象，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揭开了冲绳近海沉船之谜……

6A657105

目 录

第一章	消失在大海中(1)
第二章	向大海挑战 (62)
第三章	大海中藏身(105)
第四章	葬身大海 (151)

第一章 消失在大海中

1

南方的海湛蓝湛蓝，就象蓝色瓷碗中盛着的水一样，大海深处的海水，蔚蓝色中泛着绿光。海浪蛮有节奏地起伏、翻滚着，浪尖上绽开银白色的浪花。虽然才是3月中旬，太阳光已强烈得象盛夏一般。

一艘轮船正在大海中航行，航迹劈开的白色波涛，仿佛在翻滚嬉戏着。这是一艘2000吨的货轮，正向远方蓝天中的白云前进。海面上再也看不见其他的船影，视野中四面八方皆是荒茫的大漠，海水组成的沙漠。

突然，轰鸣声压住了风和浪的大合唱。货轮的中部冒出一根火柱，一部分船体的碎片飞向空中，又落回海面。货轮倾斜了，大火熊熊。船头象镰刀头一样高翘着，船尾正在被大海吞噬着，海面上波涛汹涌，浪花四溅，形成一个漩涡。

2000吨货轮的船体，就象一件从中间折成两截的玩具似的，断裂处溢出浓烟和海水。船身已基本沉没，一个船员大叫着跃入海中，但似乎无法看见他入海的身影。

轰鸣声越响越大，漩涡越转越疾，船头终于被大海吞没了。不一会儿，漩涡消失了，大海又恢复了平静，略有差异

的是，海面上漂着一层厚厚的浮油，波涛玩弄着船体的碎片。

就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，太阳依然灿烂辉煌，蓝天白云依然沉默无语，风和浪的大合唱又重新响起来了。

——草野周作醒了过来。他慌忙扫视了一下四周，还好，没有人注意到他打了个短暂的瞌睡。刚才他把头枕在放在桌上的右手腕上，迷糊了一两分钟。西服右手袖子的袖口都被口水打湿了。他抬起手背擦了擦嘴角。

他做了一个恶梦，梦中的情景历历在目。一定是昨晚睡得太晚，太疲劳了。他一想到下班的铃声就要响了，神经顿时松弛了许多。

周围开始嘈杂起来，闲聊声一浪高过一浪。办公桌面都已收拾整齐。有的人大声地打着哈欠，有的人擦起皮鞋来。

草野周作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，离5点还差一分钟。今天没有加班任务，大家都有一种解放感。

“今晚去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去银座吧！”

“我们一共有6个人，叫一部‘的士’可不够坐呀。”

几个年轻人随意地大声聊着。因为股长不在，他们毫无顾忌。股长于20分钟前被叫走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

海事第二调查股的办公室里，只有草野周作和3名刚进公司3天的新职员没有作声。草野周作不是新职员，他已在协信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工作7年了，是个对海事赔偿业务十分有经验的老手。

但是，草野周作常常是孤家寡人，同事们对他敬而远之。其原因，草野自己也清楚。他烟酒不沾，不嗜赌博，不好女色。起初，同事们也邀请草野周作同去寻欢作乐，他却每次都冷漠地拒绝了。逐渐地就没有人邀请他了，而且还对他滋生了敌意。草野失去了人缘，同事们对他没有好感，瞧不起他，渐渐地发展到上班时同事们也不爱搭理他。

“32岁的人了，既不结婚，也不谈恋爱，真是象国宝一样少见。”

“就知道工作，连搓麻将都不会，真是个死板人。”

“据说，不擅长交际的人，都是大器晚成呀。”

“那么，在性生活方面有什么说法吗？”

“当然，是在养精蓄锐啰。”

经常有人说风凉话给他听，但草野周作从不生气。他认为这没什么。不准他们说怪话是不可能的。

在公司职员的世界中，交际是绝对不可少的生活内容。不擅长交际的职员，会被人视为不正常者。为什么这个人不能与别人合作呢？究其根源，肯定是他心理或生理不正常。

草野周作不与同事们往来，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。他觉得自己并不是小气鬼，并不是舍不得花钱，也不是身心不正常。而是觉得抽烟、喝酒身体受不了；赌博是个麻烦事；至今没有遇上一个可以倾心的女人，所以也就没有恋爱史，更谈不上结婚了。

他也不喜欢与人聊大天，却钟意于独自寻找安静的场所。因此，从中学时代起他就没有朋友。除了天性如此以外，再没有其他因素。

同事们七嘴八舌，讨论着今晚的计划，谁也没有意识到

草野周作的存在。除了在说草野闲话的时候，大家根本想不起他这个人来。草野对此已经习惯。当然，他也确实时时感到孤独。此时，草野正注视着墙上那2米见方的世界地图，上面用红线标着连接全世界的航线。

草野想起了弟弟。每当他感到孤独时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骨肉亲人来。再说，刚才他又做了个恶梦。弟弟所在的货轮现在驶往何处了？草野的目光巡视着从神户南下太平洋的红线。弟弟现在一定在冲绳附近的海面上。

弟弟义孝是内外海运公司所属的普通货轮“第一内外丸”号上的轮机长。内外海运公司与协信海上火灾保险公司有业务关系。内外海运公司在船运界中，只不过是家三流公司，拥有的船只很少。“第一内外丸”是艘2000吨的货轮，在内外海运公司中是吨位最大的货轮。因此，身为这艘货轮的轮机长，弟弟义孝也挺自豪。

义孝于一个月前的2月中旬刚刚结婚。这次是新婚后第一次出海，刚做了20天新郎的义孝，没度完蜜月就告别新娘出海了。新娘雅江十分理解丈夫。和海员结婚，她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。

“第一内外丸”号的此行目的地是泰国的曼谷。船上载有2000吨铁合金丝。货主的名字是巴克斯·特莱第克有限公司的托马斯·巴克斯先生。货轮和这笔货物行前都向海上火灾保险公司投了保。这些情况是义孝告诉草野周作的。

5点了，走廊上响起了铃声，同事们一齐站起身来，个个面带笑容，开始打扮起来。虽然3月中旬的天气仍然很冷，他们却都不穿大衣之类的服装了。窗边宽宽的衣架上，孤零零地只剩下草野的风衣了。

草野刚刚站起来，股长疾步回到办公室里。股长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，却不打算坐下，面部表情紧张。这位当过货轮船长的股长脸上，透出极其严肃的神情。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！草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“都过来！”

面积不大的办公室内，回荡着广濑股长的嘶哑声音。办公室顿时静了下来，扭过头来望着股长的职员们，脸上的笑容都消失了，他们缓慢地挪动着脚步向股长靠拢，步伐迈得好像是犯人接受刑罚一般。

“有一个不好的消息。”股长扫视了一眼部下们说，“内外海运公司的‘第一内外丸’号遇难了。”

广濑股长的这句话，没有任何语气。

草野瞠目结舌，他感到震惊，他不能相信股长所说的话。一定是弄错了！他极力否定这个消息，认为这不过是刚才那个恶梦的继续。

同事们带着心领神会的表情点着头，没有人显得吃惊。船舶或货物发生意外后，核查保险金赔偿数额是他们的份内工作。货轮遇难的消息当然应当通知负责货轮调查的第二股。

这仅仅是他们的工作，并不是他们本身的不幸，从感情上也没有丝毫联系。但是草野不同。“第一内外丸”上有他唯一的亲人。在场者没有人知道这一点，当然也就不会感到吃惊。

“现在，正在与鹿儿岛的第十管区的海上保安总部联系中，以了解进一步的情况。今日凌晨2时左右，‘第一内外丸’报告发现漂流物后，即失去了联系。据说当时的发报位置是

在冲绳岛南面。”广濑股长看着手中的纸条，说明着。

“什么原因？”

草野的身后有人提问。

“目前还不清楚。”股长摇摇头说。

“没有任何判断吗？”那人继续问道。

“今天冲绳近海天气晴朗，风平浪静，当然不可能是台风使船沉没。在最深处达7000米的琉球区域航行，也不可能触撞暗礁或浅滩。问题出在他们发现的漂流物上。”

“既然发现漂流物，就不应该遇难了。会不会是因为货轮本身原因发生了事故？”

“不，也可能是危险的漂流物。从发报后即中断联系这一点推测，可能是爆炸事故。”

“货轮上装的是什么货？”

“2000吨铁合金丝。每吨价值20万日元，包括运输保险，共是4.54亿元左右的保险金。”

“铁合金丝并不是易燃易爆货物呀？”

“也许是遇上了浮动水雷。”

“船员呢？”

“包括船长共20人，另外还有3名乘客，全部下落不明。”

股长这句话就象一把尖刀，刺进草野的胸中，使他感到一阵钝痛。20名船员中包括他的弟弟，草野把骨肉兄弟的生死挂在心头。

突然，草野的膝盖战抖起来，眼前又浮现出义孝小时候那可爱的笑脸，耳畔也响起义孝的声音。草野感到自己的面孔冰凉，就象有人在脸上放上了一块冰。但头脑中却热得滚烫。草野紧咬嘴唇，闭上双眼。

股长桌上的电话响了。歇斯底里的声音。草野就象被人猛揍了一拳一样猛醒过来。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股长手中的话筒，股长只是点头说是。

这是有关“第一内外丸”遇难的电话，从股长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。广濑股长双眉紧锁，看上去比他46岁的实际年龄更为老相。草野已经十分绝望了，但是他仍在祈求这不是最后的通知。这时的草野，已不再是保险公司调查股的职员，而是一名心系亲人安危的孤单男人。

股长挂断了电话，但是手并没有离开话筒。

“第十管区海上保安总部送来了后续情况的报告？”

股长缓缓地摇了摇头。不用说是坏消息。草野又闭上了眼睛。他感到身体似乎被什么力量吸住了，不由自主地向后倒去。

“‘第一内外丸’号完了，遇难沉没已成事实了。今天早晨在现场附近搜索的两艘船只，在‘第一内外丸’中断联系位置的海面上，发现了大量的重油，据说是A号重油。还在此地周围广大的区域里发现了大量的船体碎片，木质的船上物品碎片。”

股长抬头望着天花板，一板一眼地复述电话内容。

“船员们也都没希望了吗？”

草野拨开同事们，迈上前去问道。大家看见草野的样子都愣住了，股长也不解地皱起了眉头，大家都注意到草野的异常神情。

“怎么了，你脸色很不好呀。”

“我弟弟是‘第一内外丸’号的轮机长。”

“啊……？”

草野脱口而出的话使股长更为惊诧。同事们也都望着草野默不作声。此时，沉默是大家表达同情的唯一方式。股长低垂眼睑。这意味着船员也没有被救出一个来。

“真不幸……”股长狠着心抬起头说“很难想象现在还会有生还者。据说发现了两只标有‘第一内外丸’字样的救生艇。两只艇都坏了，一只已经沉没了，没有人在上面。另一只上面有两具尸体。从服装来看，这是3名乘客中的两位，是溺水而亡。”

“那么，就因此而不抱希望了吗？”草野愤愤地问。

“与货轮中断联系已经15个小时，救援的船只也搜索了10个小时。而且又不是在沿岸地区遇难，船上的人不可能游到安全地方。救生艇只有两只，船员们也没有使用它们。我想船员的命运可能和船一样。从目前的情况判断，十有八九是货轮发生了爆炸，一霎间就沉没了，船员来不及逃离。”

“那么乘客怎么能逃到海上去呢？”

“大概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吧。”

“在那种紧张时刻，外行人自己用起重机放下吊着的救生艇？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也许是救生艇碰巧漂在海面上，他们抓住了它。”

“这种解释太牵强附会了。”

“我十分理解你不相信‘第一内外丸’已经沉没的心情。但这是确切的事实。”

“不，我承认这是事实。但是，我更关心沉没的原因。如果是爆炸事故，就没有发现漂流物和发报的时间。”

“不能这样断言。只要无线电室没被炸飞，就有可能发出报来。”

“凌晨2点，即便与我们这里有时间差，冲绳近海也正是深夜。可没有一只船看到过爆炸的闪光。”

“据说当时附近没有船只。离现场最近的货轮赶到现场时，也是今天早晨了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认为这不是一起不可抗拒的意外事故。”

“草野君，越是没有幸存者的事故，就越说不清。因为必须得依靠想象力。我当过船长的那艘船就是因为意外事故沉没了。当时船上安了一个金斯敦阀门，这阀门是船的外阀，用来吸入海水、冷却发动机的。我命令一个新船员操作它，把这个船外阀门打开。没想到，巨大的阀门压力使海水涌入机舱，也使我们不可能关得上阀门，结果船沉没了。如果一个幸存者也没有的话，事故原因就会永远是个谜。因为船外阀故障而引起沉船的事情是常识以外的情况，专家也难以想象。”

股长眺望着远方，简要地回忆了一段当船长时的经历，手指间下意识地摆弄着没有点火的香烟。

草野也沉默，他无法说服股长。“第一内外丸”沉没了，义孝死了。草野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这一事实。早一点正视现实，接受痛苦，也就能早一点解脱。

但是，无论如何，他不能使自己就这么简单地相信这个噩耗。他总觉得股长说的都是玩笑话。尽管他知道股长是个严肃认真的人，但是他依旧不能放弃希望。

现实和梦境吻合了。也许这就是预感吧！梦境中的货轮不是爆炸、沉没了么？！那位叫喊着往海里跳的船员，大概就是义孝吧。但是，草野感觉到很难把“第一内外丸”遇难的原因归咎于爆炸事故。

当然，这里有感情的作用，把亲人的意外事故死亡臆测为某种人为的因素是人之常情。草野认为，弟弟绝对不会死亡于不可抗拒的事故，而是被人害死的。如果不是这么回事，就只能哀痛欲绝。如果把责任归咎于什么人的话，憎恨可以降低悲痛的程度。

然而，草野此时的疑惑也不仅仅是感情的作用。他难于相信这是一起意外事故，想搞清货轮遇难的原因。可是，几乎找不到任何原因。但他就是消除不掉疑心。

货轮上装运的是铁合金丝，海浪再大，铁合金丝也不会成为危险品。棉花之类的货物可以引起火灾。大豆一旦吸足水分，会发挥出难以想象的膨胀力，引起意外事故。但是铁合金丝与此类危险无缘，它是不变型的货品。

不可能是发动机突然爆炸。当今时代也不会遭到炮火的攻击。那么，只能认为是触到漂浮水雷了。货轮在发出“发现漂流物”的电讯之后，即中断联系，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。

“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今后如何采取对策，明天再讨论。”

广濑股长把折成三截的香烟扔进烟缸。办公室内的紧张气氛顿时缓和。职员开始起身散去。

没有人向草野打招呼，如果有一两句安慰话，草野也会感到好受些。草野并不会因此觉得同事们冷淡，因为平常大家就对草野敬而远之，很少跟他搭一句腔。

“草野君……”股长一边看手表，一边低声说，“我要在8点钟与内外海运公司的人见面，在8点以前你能陪我一会儿吗？”

“嗯。”草野点头答应了。他认为应该答应。下班后去应酬，这还是第一次。倒不是因为上司邀请他才答应。他从

股长的神情中看出他有话要说。

回到家又怎样把义孝的死讯告诉弟媳妇呢？草野心中没有主意。他还不想马上踏上回家的路。今晚草野大概不会在立体声音乐中安然入睡了。他此刻心情烦躁，胳膊老是伸不到风衣的袖子中。

股长已经穿好大衣，向办公室门口走去。草野好不容易才套上袖子，追上股长。草野感觉到同事们都在默默地注视着他。

2

广濑股长身材胖乎乎的，个子不高，头发稀疏的脑袋上总爱戴顶帽子。与身高1米70的草野并行而行，他只有草野的肩膀那么高。

他们俩走出协信海上火灾保险公司的大楼，向正面的新宿站西口走去。这一带新近建起林立的高楼。在新宿站西口，涌向公共汽车站的人群与在出租车站排队的队伍混杂在一起。新宿站西口的夜景使人不由地想起往昔的情形。

草野抬头望去，啤酒公司大楼上的霓虹灯在夜空中放着光芒，那是一个往杯中倒啤酒，并不断溢出白色泡沫的霓虹灯图案。草野想到，义孝与自己不同，最喜欢喝啤酒了。

草野面部表情阴沉。本来他的脸就没有光彩。阴郁的表情恰恰是他性格的象征。

他毫无生气的眼睛、发黑的嘴唇、稀疏的眉毛，看上去会使人想到这是个消极型的男人。草野虽然绝对算不上是丑男人，但容貌确实毫无魅力，也许这就是他与女人无缘的原

因。

内向性格的草野对自己生活圈子之外的事情漠不关心。草野和义孝虽是亲兄弟，性格却有天壤之别，因此常常发生争执。当然，自我封闭的哥哥和侠肝义胆的弟弟之间的争执，最终也不会酿成激烈的对抗。

草野对社会漠不关心，对政治不闻不问，连选举权都从来没有行使过。对于火车撞车、矿井瓦斯爆炸等引起几百人死亡的惨案，也从不评论一句。

他对棒球和文艺界的明星均一无所知。草野只满足于维持自身的生活轨道，并在这相对的范围内自由运转。至于谁是首相，激进的学生是否要示威游行，他都不需要知道。他觉得，无论自己做什么，对社会和别人都是无能为力的。

义孝常常为此批评草野，为草野的这种麻木不仁而激愤。但是无论他说什么都没用了，草野依旧我行我素。他们的对立情绪总是以义孝独自发泄一通而结束。现在，义孝已经死去了，留在草野记忆中最鲜明的印象，是弟弟责备草野时的激动的样子。草野不是多愁善感的人，但是此刻，他仰望着大楼上的霓虹灯，口中禁不住地低声呼唤着弟弟的名字。

正是下班时间，新宿站内一片嘈杂。草野不习惯与别人同行，几次与股长走散。

他们不是为了乘车才进入检票口的。他们使用月票，为的是从车站西口到东口去，抄个近道。两个站口前的夜晚气氛完全不同。西口外高楼林立，因为天黑得早，街上的人们匆匆忙忙地在赶路回家。东口外是夜市街，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店、百货商店等鳞次栉比，路上的人们留连忘返。